

CCTV 科教频道大型专题片

我们的节日

OUR FESTIVAL

元克君 阎东 吴玉仑 洪眉 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央精神文明办
中国中央电视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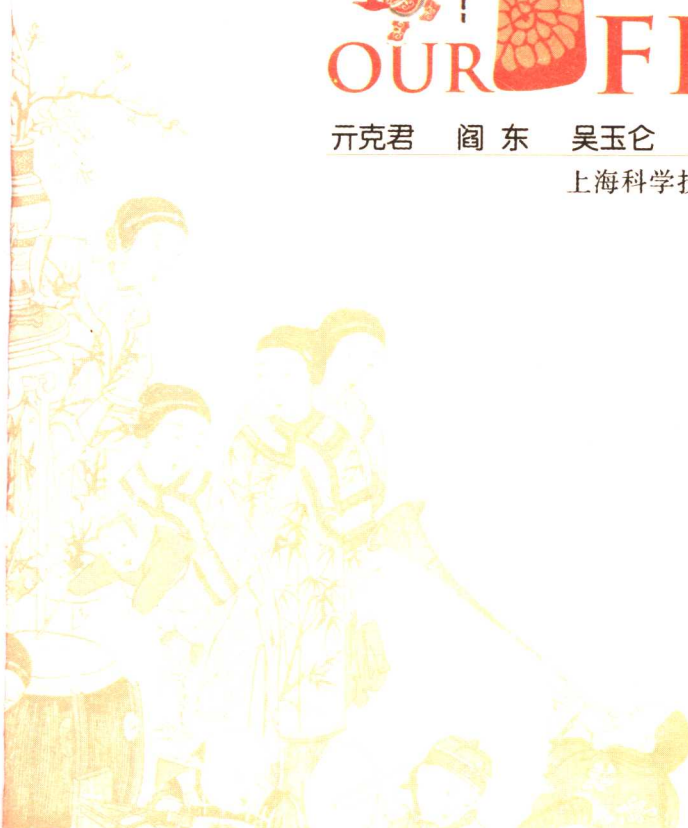
我们的节日

OUR FESTIVAL

元克君 阎东 吴玉仑 洪眉 编著

中央精神文明办
中国中央电视台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们的节日 / 亓克君等编著 . —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2006.8

ISBN 7 - 5439 - 2938 - 4

I . 我 ... II . 亓 ... III . ①中央电视台 - 电视节目 - 汇编②节日 - 风俗习惯 - 中国 IV . ①G229.24②K8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4126 号

责任编辑: 张 树 李 莺

装帧设计: 钱 祯

我们的节日

亓克君 阎 东 吴玉仑 洪 眉 编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武康路 2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960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96 000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 300

书 号: ISBN 7 - 5439 - 2938 - 4/G · 775

定 价: 23.00 元

[http: //www. sstlp. com](http://www.sstlp.com)

大型电视纪录片《我们的节日》编写组

编 著

亓克君 阎 东 吴玉仑 洪 眉

写 作

闻小强 李 静 汤文靖 李德刚

王 森 张冬梅 孙 雷

孟凡浩 童亚男



目 录

第壹章	春节	
第贰章	清明节	
第叁章	端午节	085
第肆章	中秋节	115
第伍章	重阳节	135
第陆章	缤纷节日共图强	161

我

们

的

节

日

春节

第壹章

Chinese Festival

白桦（主持人）：“咱们今儿要聊的话题是春节。在聊节日之前，是不是先追根溯源说说过节，为什么人们对节日这么情有独钟？”

程蔷（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节日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创造，人类节日的起源是和原始先民生存和繁衍后代的需要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中华民族是最古老的民族，我们的民俗节日是最丰富的，我看它的丰富性、多样性，在世界上应该算是第一流的。”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华夏儿女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传统节日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周期性、民族性、群众性的特点，深深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中，滋养着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推动着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不断发展壮大。一个个节日，形成了耀眼的人文符号和独特的文化记忆，它们融化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程蔷：“这些节日当中，确实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凝聚着我们最精华的思想内涵，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有这些节日，成了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以及社会稳定的纽带。这些节日，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非常丰富的生命力、创造力以及艺术才能。”

刘芳菲（主持人）：“节日的产生源自人类的发自内心的渴望，好像大家需要一个理由，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聚合在一起，一起庆祝什么，分享什么，可以这样理解吗？”

程蔷：“可以这么理解，这大概就是节庆活动最重要的，也是一个被大家公认的理由，实际上这个节日从文化含义上来讲，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除了欢快、狂欢、节庆之外，它还承担着其他的功能。”

刘芳菲：“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传统节日，但是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应该是春节了。为什么会有春节，为什么它会成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呢？”

程蔷：“春节确实是中华民族最看重的节日，我觉得有它的特殊性。可以想一想，在那么多民俗节日当中，只有春节是横跨着两个年度，是兼顾在两头，既送走旧年，又迎来新年，属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王刚（演员）：“辞旧迎新。”

程蔷：“辞旧迎新，这是一个方面，而且它的过程很长，有些节日就是一天，但是我们这个过年，关键是个过程，它的时间很长，它里面的内容，就

是要过的东西，民俗形式非常丰富。”

春节，是全世界华人心中最重要、最隆重的节日。岁岁年年、年年岁岁，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候，家家张灯结彩，户户喜气盈盈，人们一起迎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万象更新的到来。到处呈现着欢庆祥和、团圆平安的景象。此时，千万声祝福，千万挂鞭炮都让人们感到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壮观。

刘芳菲：“春节是怎么来的，最早在什么时间记载着有春节这么一个节日的？”

王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带了一本《万年历》袖珍本。万年历嘛，一万年，这是一个数字概念，但是在传说中这个万年是个人名。很早很早以前有个叫万年的小伙子，用现在的话讲他很喜欢科技的，是一个业余天文爱好者。他发现农民对节令有时候把握不准，他就观察日月变化，他甚至还去观察他住的附近的山，那个泉水流动的规律等等。后来，他跟当时的国君祖乙提出来，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节气弄得准确一点，老百姓种庄稼收庄稼，有时候闹不准确，很麻烦。国君认同了他的说法，就给他搭了一个日月阁，观测天象，最后他终于弄明白了。简言之，用四句话就可以概括：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圈。”

刘芳菲：“说得很准，一年365天12个月。”

王刚：“然后他就向国君请示，在他认为到12月底的时候，他就到日月阁，说国君呐，现在已经是年终岁尾了，新的一年要开始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定一个节？国君说好，春夏秋冬，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春天了，就叫春节吧。于是春节就这么确定下来了。其实我们知道，春节的叫法才一个世纪左右。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后，把旧历的元旦定为春节。”

程蔷：“现在我们有科学知识了，都知道刚才谈的不是真正的过春节的来源。王刚老师不是讲，其实春节的叫法是辛亥革命以后才有的，但是过年、过春节其中有一些很合理的成分，比如说它和整个季节变化、节气有关。”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在我们现在用的农历中，我们选定了正月，这个月是一年之首。因为在早期时候总是说春夏秋冬，这是自然生长的周期，我们总是让春作为一年的开首，因此我们让一年开头那个节称为春节。现在用的这个农历，相传是夏朝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以现在农历的正月作为岁首，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把农历说成夏历。在这个里头，春节已经是很接近于春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历史中用过的各种岁首中，这个岁首应该说已经是合理的、最接近于实际的季节了。”



【武财神赵公明木雕像】

【红灯高照】



白桦：“我曾经看过甲骨文‘年’字的写法，好像是一个麦穗，好像头还有点沉，耷拉着，这是不是显示年和农业是非常有关系的？”

程蔷：“是，这个‘年’字，现在我们过年好像觉得是时间概念，其实‘年’的本意就是谷穗熟了，所以从它的象形文字来看，禾旁，稻禾的禾，下面就是一个手，一个千字，这就是手的意思，就是手捧着庄稼。在最早的记载里面都可以看到，譬如说今年这个庄稼长得很好，那就叫做大有年，就是大丰收的意思，五谷皆熟谓有年，就是五谷都熟了那就是有年。”

白桦：“老百姓也叫年成如何。”

程蔷：“对，年成如何，其实就是收成怎么样，庄稼怎么样，年和农耕社会和庄稼确实有密切的联系。”

白桦：“有丰收的意思在里面。”

白桦：“肯定那时候年味比现在足。”

王刚：“足得多。”

白桦：“年味浓。”

王刚：“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尤其是在广大农村，辛劳了一年。另外呢就是家庭的团聚，而且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所以有一句老话叫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比如说现在到了过年的时候，那些打工的年轻朋友们，他们往家赶，人潮涌动，不管是码头还是车站，看着他们觉得很苦。但是我又觉得在过年前，他们那种心态，比我们住在大都市的人要快乐得多。你想想他大包小裹的，挤上了火车，挤上了汽车，挤上了船，回到家里了，终于回到家里了，把他一年攒下来的，买来的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地给亲人们，一沓一沓的人民币给他的亲友们。那个时候是非常畅快的，我想他一年的辛苦在这一刻感到非常值得的。”

刘芳菲：“对。”

王刚：“城市里的人有时候自嘲，那饺子有什么好吃的？我们现在是天天过年。”

刘芳菲：“年味就淡了。”

王刚：“就淡了。积攒了一年的快乐、幸福，在过年那几天迸发出来了，那是什么劲头啊！”

刘芳菲：“对年的渴望也格外地强烈。程老师，我听说年原来指的是怪兽，

过年不就是驱怪兽吗，包括放鞭炮，这是怎么回事呢？”

程蔷：“这就是刚才王刚老师讲的，这种传说很多。我们请王老师说说。”

王刚：“大过年图个乐呵对不对？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已经从电视中知道了有这么一种说法，说‘年’本来是怪兽，长着长长的犄角，青面獠牙，有的时候住在大山里，有的时候住在大海里。每年到年三十的时候，这个‘年’就爬上岸了，糟蹋庄稼呀，祸害房屋啊，反正是无恶不作。于是到这一天大家都要避之唯恐不及，都要逃难似的。后来有这么一天，又到年三十了，忽然在村东头出现了一位白发的老者，然后呢，村东头就是最边上那个房子，正好有一个老奶奶也要跟全村的人一块逃到深山里去躲避这‘年’，老者问你们跑什么？大伙儿说年要来了。老者说，‘没关系，有我在，你们都甭怕。’‘你？不行，我劝你也跟我们一块逃吧。’‘没关系，你就让我在这儿暂住一宿吧。’老太太也没多说什么就跟大伙儿一块进深山了。到了夜色降临的时候，果然这个‘年’又爬上岸了，一看村东头最边上那房子就奔那儿去了，刚走到那儿，忽然愣在那儿了。怎么啦？它发现这门外边贴着红红的东西，它不知道，咬了咬牙还要往里走，这时候就听到里边霹雳啪啦响。”

刘芳菲：“爆竹声。”

王刚：“爆竹声，这时候门就开了，一位白胡子老头，穿着红色的袍子冲‘年’哈哈大笑，这个‘年’转头就跑。从此再也不敢上岸来危害这个村里的人了。”

刘芳菲：“怪不得过年要穿红，辟邪，驱鬼。”

王刚：“贴红色的春联、红色的喜字。另外，据说‘年’怕光亮，怕很大的响声，就是放爆竹，你看爆竹也是红的。”

白桦：“年的传说我早就知道，但是这是听得最生动的一次。”

刘芳菲：“说到过年，我印象当中过年是个很长的过程，好像一到冬天脑子里就想要过年了，要过年了，然后只见家里的大人在忙活。民间有谚语叫做‘过个大年忙活半年’。一到近年关的时候，所有的人就张罗一件事。那个过年既然是这么长的一个过程，过年的步骤又是什么样的？”

程蔷：“我们觉得过年就是过节，过年已经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讲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部分。你要说哪一年不让他过年了，那不行。所以看来很忙乱，有很多事情，但是都是按部就班地在做。”

王刚：“起码我知道腊月二十三祭灶，祭灶王爷。”

乌镇祭灶



乌镇祭灶



乌镇祭灶



榆次人在祭灶



程蔷：“这是一定要有的。”

王刚：“北方的灶间都在外面，或者我们叫外屋地，到外屋地去。外屋地是灶，灶上面往往贴着红红绿绿的灶王爷，还有灶王奶奶，俩人往那儿一坐。这时候，小孩子们就可以吃到一种糖，北京叫糖瓜粘，东北叫灶糖，是用麦芽做的。”

刘芳菲：“黄黄的麦芽糖，特别粘牙。”

王刚：“那天特别高兴，因为到谁家都可以偷到灶糖。”

刘芳菲：“还得偷！”

王刚：“小孩嘛，小孩没有什么畏惧感，这时候快过年了，主人也绝不会对你孩子怎么着，就是调皮，给你一块吧，就这样。我小时候看大人做的就是简单的仪式，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上天言好事，就说好事。”

刘芳菲：“那天升天，多说这家好话。”

王刚：“多美言几句，过一个礼拜之后再请回来，其实就是再买一张。但是有那么一段时间觉得这是迷信，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去看，其实真的就

那么相信他能上天吗？这种仪式就是礼，孔子曰礼崩乐坏，这是很麻烦的事，这种礼是我们千百年来文化的一种形成，一种民族共同的认同感。”

祭灶习俗自周代就已经开始了，这是一项在我国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习俗。祭灶时，一家人在灶房里摆上供桌，并供上各种食物，然后全家老小恭恭敬敬地向设在灶头神龛中的灶王爷敬香。过去，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传说他是玉皇大帝封的神官，专门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监督人们的生产劳作，并在腊月二十三这一天向玉皇大帝汇报。谁都想在玉皇大帝那落个好名声，因此灶王爷受到百姓如此的优待也就不奇怪了。

刘芳菲：“祭灶的背后有着很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灶为什么对中国人这么重要？”

王刚：“民以食为天。”

刘芳菲：“和睦的一个象征。”

程蔷：“农耕社会，吃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层意思，它是家的象征，一灶就是一家。”

刘芳菲：“分家就是分灶。”

程蔷：“对，所以在民间，两兄弟分家不叫分家，叫分灶，那就是分家。”

刘芳菲：“在城市里根本见不到灶台了。”

白桦：“二十三祭完了灶，接下来活动不能停，二十四日该干什么？”

王刚：“二十四日扫房日。”

白桦：“看王老师说得愁眉苦脸的。”



灶王龛



周庄人正在准备祭灶的祭品



周庄祭灶

王刚：“我愁的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到那天，家里死乞白赖要把我头洗了。”

刘芳菲：“要打扫卫生了，先洗您的头。”

王刚：“您说这孩子得多脏吧，那时候淘，那时候不像现在，整个孩子一看就是铜勺儿铁把儿，脸上黄铜色。”

刘芳菲：“叫车轴脖子。”

王刚：“车轴脖子黑的，那头发都擀了毡了，你知道吗？用个大铜盆，我记得一定把我按里头，我就在那挣崴，这个印象特别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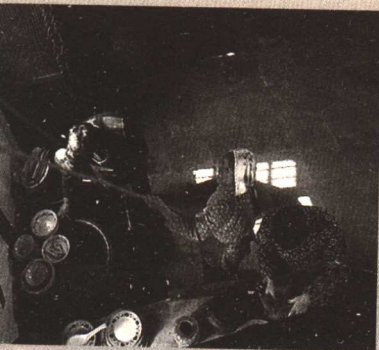
刘芳菲：“受刑一样。”

白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程蔷：“叫你洗头，不仅仅是要你干净一下，就是把这个脏洗掉，实际上是除尘，就是扫除。除了要清洁卫生，还有一个含义在里面，其实就是要把过去这一年，所有不好的东西，诸如晦气、灾难、病全部扫除。”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也就是年终大扫除，南方叫“掸尘”，北方称“扫房”。在春节前扫尘，是人们固有的传统习惯。《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扫尘的风俗，并流传至今。按民间的说法，因尘土的“尘”与陈旧的“陈”谐音，所以扫尘为的是把一年中不好的东西去掉，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辞旧迎新的美好愿望。

每年到了腊月二十四日，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掸去尘垢，洒扫庭院。厨房里使用了一年的各种器皿，此时也要清洗一新。一场大扫除过后，这才有了过年的味道。



乌镇人在洒扫



榆次人在洒扫



北方的孩子穿上新衣

刘芳菲：“我记得小的时候，对我们女孩子来讲，过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能穿到新衣服。”

王刚：“尤其是妈妈做的。”

刘芳菲：“对，那时候好像都要做一身小红袄，而且特别讲究，从头到脚都是新的。”

刘芳菲：“不知道王老师你小的时候穿过妈妈给做的新衣服吗？”

王刚：“我穿过，很小的时候。穿出去的时候，一方面觉得，东北天冷，母亲做的衣服真的让我感觉到温暖。但是还有点不好意思，男孩子对穿新衣服出去还有点战战兢兢的，特逗。我记得还要揉搓揉搓，让它自然一点，其实心里头洋溢着一种喜悦，心里特别美。我记得有一年，怕我冷着，那年冬天特别冷，妈妈给我做了一双棉鞋，底非常厚。”

刘芳菲：“毡底的。”

王刚：“特别的厚，踩在雪上咯吱咯吱的声音，至今好像还在耳边回响着，非常温馨。通过这个简单的事情——做新衣，真的体现了家庭之间的亲情和温暖。”

程蔷：“有一年回家过年，我妈妈给我做了一双红的灯芯绒的棉鞋。我特别喜欢，其实没穿过几回，三十几年我一直保留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一双鞋子，是妈妈的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就把它保留了下来。实际上我们过年很多东西都是一代一代在传下来，所以我一直讲，过年的习俗，其实除了吉庆，除了很多含义以外，还有一条就是在教育下一代，把包括长辈的亲情等内容，不断地灌输给下一代，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有那么多优秀的传统的原因，尊老爱幼是人们的美德。不要看一件新衣服，这里面一针一线都凝聚着母亲对自己的爱意。可以说没有人在过年的时候没穿过妈妈做的或者是买的新衣服、新鞋子。”



乌镇人正在给孩子制作新衣



乌镇的孩子穿上新衣



【木版画文门神与武门神】